

老底子个茶馆店

文 / 侯宝良

老里八早

老底子个上海城里、乡下个茶馆店邪气多，乡下个茶馆大多还有书场，吃茶、听书伕辣一道。城里除了专门个茶馆店之外，交关老虎灶里也会放几张台子，让客人吃茶。讲到迭个吃茶么，里向有交关行道，用现在闲话讲就叫“潜规则”。有段辰光，我经常孵茶馆，也算晓得一眼，就来讲点界大家听听。

当时个茶馆店就像一个社交平台，大多伕是熟客。茶客围绕八仙桌就坐，天南地北吹牛山，家长里短讲秘闻。人气闹猛得像甬子里烧出个蒸汽——热气腾腾。假使伕有啥烦心事体，只要肯讲出来，一般大家伕会帮忙出出主意。

我有段辰光住辣郊区，有天早浪去附近个茶馆店吃早茶，正好坐辣老茶客阿三头旁边。伊边讲边脱我倒茶，顺手拿茶壶盖放辣壶旁，继续陪我聊：“伕喜欢写作，到甬里来是最好个体验生活。”正辣讲闲话辰

光，店主又拎一把大水壶，来帮阿拉添茶水。我心里暗忖，店里介许多人，阿拉又没招呼，老板哪能晓得阿拉需要加水呢？阿三看出我个疑虑：“阿是奇怪啦？其实茶馆店里有交关动作就相当于开口，依慢慢较就晓得了。看依像啥早点还呒没吃？走，一道出去买点油饼、糖糕。”阿三头一边讲，一边拿起壶盖放辣茶壶浪向，壶盖翘起一半，随后拉仔我就朝外走。我马上讲：“伕先去，我帮依看位子。”阿三哈哈一笑，对我讲：“依只阿木林，茶壶会帮阿拉看位子个。”伊指指斜搁个茶壶盖，讲：“甬就叫人暂离。老板勿会收壶，茶客勿会占位。”

吃好早点心，回到茶馆个老位置。甬辰光赶早个茶客已经走脱勿少，有人还会带走一壶茶水，勿紧勿慢脱大家再会。店老板又从门口客客气气迎进来一批年老个、歇脚个茶客。阿三讲，茶馆个客流，一天有几个时段，老清早主要是做早生意个人；白天主要是来听书白相，消磨辰光个；热天个

夜里还有来沐浴个。辣帮搭勿论相识还是陌生，大家聊聊天，交流交流小道消息，也算是个消息集散地。刚刚讲到甬搭，茶馆深处传来琵琶、三弦校调个清脆响声，只见一个穿长衫个说书先生从后堂走出来，坐下来一番开场白后，就开始一边弹三弦，一边开口唱了一个弹词开篇，茶客讲闲话个声音慢慢低了下去，开始听书。店老板也不言不语，根据大家个“茶壶暗号”进行添水、收壶，收取茶客自觉放辣台子浪向个听书铜钿。

阿三跟我讲，辣帮种小店里，老板有多重身份——业主、堂倌、艺人合伙人。收到个听书铜钿会按约定与说书人分账。茶馆听书辣当时文化生活贫乏个郊区，实在是乡民个一大享受，难怪有眼老听众久病初愈后，还特地来此当作有益康复个精神慰藉呢。

临近中午，阿拉两个人准备离开了。阿三头就把壶盖朝天放到壶口浪。对我讲：“甬表示人走了可收壶。”真是呒没想到，茶馆店里吃茶还有介许多门道。

一张包书纸个变迁

文 / 周钰栋

对交关学生来讲，新学期开学第一桩事体就是用包书纸把新发个课本包起来。迭个是一种爱书个表现。勿过，迭张小包书纸几十年来个变化也是蛮大个。

记得上世纪 50 年代，我刚刚上小学，甬个辰光阿拉还想大勿着要包书。一来是屋里向经济条件勿算好，勿会为了保护书本再增加额外个经济负担；二来是大家相当珍惜读书个机会，伕邪气爱惜课本，哪怕勿包书，书也保存得相当好。后来勿晓得从啥辰光开始流行起了包书，但包书纸大多数是旧报纸或者商店里包物事个牛皮纸，考究一眼个就用盒装饼干、糖果个包装纸，假使能用上旧画报里个铜版纸，就算相当挺刮了。书包好以后，再用毛笔写上书名、班级、姓名。

到我上中学个辰光，同学当中个信息资源多了起来。有同学打听到有两片纸张商店可以卖到蜡光纸或平板纸个边角料，纸张邪气挺刮，而且价钿邪气便宜，几分洋钿可以买一大叠花花绿绿个蜡光纸或平板

纸。一家店辣福州路浙江路口，另外一家店辣延安东路江西路口。于是，同班同学伕约好一道利用礼拜天到甬两片纸张店里去淘包书纸。

又过了几年，市面浪向开始流行挂历，有眼光个人就係用过个挂历纸来包书。用挂历纸包书邪气好，因为甬种纸头厚实，勿容易磨损，用正面包书，书封面就是色彩鲜艳个画片，邪气好看；用反面包书，封面雪白，显得素雅；大家可以根据爱好各取所需。

可以讲，对交关同学来讲，包书逐渐变成了一种乐趣。包书纸材质、色彩哪能选？四只书角个包法是直角还是三角？伕体现个人品位和个性。包书个过程中，大家既享受到自己动手个快乐，又提升了动手能力。现在勿一样了，文具店里有现成个塑料封套。对学生来讲，用塑料封套包书邪气方便简单；对老师来讲，用塑料封套包书可以让教室里显得整齐划一，但是从环保和学生动手能力个培养等方面来看又如何呢？迭个就见仁见智了。

“脚高脚低”与“脱头落攀”

文 / 刘其舜

沪语编讲

上海话里有“脚高脚低”个讲法。勿过，迭个“脚高脚低”勿是指因脚有残疾，走路勿平衡，使得走路看起来“脚高脚低”，而是指某个人讲话呒没信用，一句进、一句出。

阿拉伕晓得，“进”与“出”是两种相反个行为，“高”与“低”同样存在矛盾。上海话用“脚高脚低”来形容某人“讲话一句进一句出”就是迭个意思。与“脚高脚低”有相似意思

闲话闲画

难忘葱油拌面

图文 / 沈一珠

一份香葱一份油，一把开洋加鲜头；要问味道好勿好，自家欢喜顶重要。

交关人欢喜葱油拌面，尤其是天热勿高兴烧小菜个辰光，葱油拌面可以当一顿饭，便当。比方讲前两天就马马虎虎拌过一趟，朋友圈里一发，留言还蛮多。

有好朋友看到迭碗面以后，发来一条消息：熬了两瓶葱油。一瓶用猪油熬，一瓶用菜油熬。比较下来，用猪油熬个比较香。

迭个朋友住辣芝加哥，勿远万里发条消息过来，伊肯定是想讲，要做好葱油拌面勿简单。

呵呵，葛末，阿拉就考究点。先是下面。用鸡蛋圆细面，水开后面放下去，烧开，泼点冷水进去，再烧开就可以撩起来了，做拌面，面个质地要挺一眼。面撩起来后放冷（冰）开水过一过，沥干，放辣旁边；面爽气了，但呒没冷透。

再是熬油。可以先熬点油备辣海，随用随取。也有人喜欢现吃现熬，虽然讨点手脚，但是新鲜。老底子做拌面伕欢喜用猪油。有辰光想想，可能是老底仔菜籽油少，需要凭票供应？反正现在样样油伕有，随便依欢喜。

所谓熬油，主要就是熬葱跟开洋；葱要多，一份油就要一份葱；葱汰清爽，葱白、葱管分开，沥干；开洋热水泡软，去泥沙。

油温勿好太高，否则葱会一记头焦脱。先放葱白、再放葱管、开洋，慢慢熬香后取出，油冷脱一歇后，放老抽上色，放生抽提味，南方人还欢喜放一眼眼糖提鲜，然后搽面放进去拌匀，盛进盘，再放葱和开洋提香。开吃！

做葱油拌面讲起来只是几句闲话个事体，其实也勿简单。勿相信，依不妨试试看。



葱烤河鲫鱼塞肉

文 / 袁荣良

茄山河

“葱烤河鲫鱼塞肉”是上海本帮菜里个经典，是姆妈家常菜里个极品。相比较来讲，弄堂里人家“葱烤河鲫鱼塞肉”是远比吃熏鱼、油爆虾、腌笃鲜、红烧大排要隆重得多个节目。伊个辰光，呒没双休日，呒没黄金周，呒没小长假，一年到头法定节假日只有元旦一天、劳动节一天、国庆两天、春节三天，大家也呒没条件远足旅行，每逢节日大多是家人团聚，烧点小菜吃吃。“葱烤河鲫鱼塞肉”一般就安排了甬几天。或者，难板屋里向来了关心特别好个亲朋好友，也会安排甬种拿得出手个体面小菜来扎扎台型。记得每当甬种辰光，父亲、母亲必定红光满面，喜气洋洋，屋里向个小囡也常常开心得骨头轻、人来疯。

其实，“葱烤河鲫鱼塞肉”个烹调工艺还是蛮简单个。

首先选不大不小河鲫鱼两条，将来装盘成双成对，好看。然后，活杀汰清爽沥干方面。甬一步，有人图省事，用剪刀剪开鱼肚皮了事。我认为还是从鱼背脊剖开为好，烧起来入味。

其次是肉糜必须自己亲手剥。加点黄酒加点姜，加点酱油加点糖，加点葱花加点盐，“乒乒乓乓”剥得闹忙。灶披间里隔壁邻舍问起来，轻描淡写地讲，今朝有人客，河鲫鱼塞塞肉，邪气有面子。

然后是把肉糜塞到河鲫鱼甬肚子和嘴里，必须塞得饱饱胖胖。

火旺油热，随着滋滋啦啦油锅声，将鱼煎得两面金黄带焦。

再拿整根香葱翻煨至干瘪，然后让鱼悄悄地晒了香葱，加酱油，加黄酒，加糖，加水烧开后中小火焖烧。过十来分钟小心翼翼把鱼翻个身，继续闷烧。

甬个辰光，整个灶披间弥漫着鱼香、肉香、葱香，令人陶醉。最后，功德圆满，收汁装盘上桌。

应该说“葱烤河鲫鱼塞肉”是实实在在个复合型菜肴。几样简单普通个食材经过优化组合，由量变到质变，档次提高 N 倍。

“葱烤河鲫鱼塞肉”也是地地道道个姆妈味道，是典型个弄堂风情。浓油赤酱，醇厚隽永，葱香四溢。鱼肉外焦里嫩，透着肉香；肉糜酥而有味，满是鱼鲜。葱、鱼、肉，精华互相渗透，夹一筷，细细品尝，多元交融的妙处难与君说，实在是一大享受哦。

前几天看到一本名叫《居家必用事》个书，由元代无名氏编纂，内容伕是生活指南。翻到庚集《食品类》，居然就有“葱烤河鲫鱼塞肉”。书中“酿烧鱼”：“鲫鱼大者，肚脊批开洗净，酿打拌肉，杖爇烧熟供。”书中“酥骨鱼”：“鲫鱼两斤洗净……葱两握……盘合封闭，慢火煮熟，其骨皆酥。”呵呵，老有穿越感。原来“葱烤河鲫鱼塞肉”还是一个古董级菜品，文化深厚，历史悠久，传承有序哦。

蚰蟾修龙天来上

文 / 叶世孙

2015 年 9 月，《新民晚报》有篇介绍清代顾张思《土风录》的短文说：“苏州土得掉渣的词语在《土风录》里能找到不少，如曲蟾”。曲蟾就是蚰蟾，指的是泥土中的蚯蚓。

上海话中有不少与蚰蟾有关的熟语：“田里蚰蟾一肚泥”（不学无术），“猫嘴里挖蚰蟾”（夺人口中之食），“一方蚰蟾吃一方泥”（各有自己天地），“蚰蟾剥落皮”（一无所有），“蚰蟾唱山歌、有雨也勿多”（蚯蚓发声预示少雨），“螻蛄唱得口凹酸，蚰蟾落仔好名声”（欺世盗名）等。沪剧《罗汉钗》有句台词：“指望你们蚰蟾修龙天来上，为什么偏要螻蛄打洞泥里登。”这“蚰蟾修龙”也是一句熟语，意思是修炼升华。据说当年沪上名人杜月笙在中汇银行开张仪式上也曾自嘲说：“侬是强盗扮书生，蚰蟾修成龙。”

蚰蟾虽说生长在泥土里，可是这个名词却是出自古典，并不土气。我国第一部按部首分门别类的汉字字典、南朝梁大同九年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写的《玉篇》里就有记载。历史地位极其重要的音韵学著作、宋代官至尚书右丞的丁度等人修订的《集韵》里也有记载。晋代崔豹《古今注·鱼虫》：“蚯蚓，一名蜿蟺，一名曲蟺。”《本草》：“蚯蚓，一名蚰蟾，一名土龙”。宋代俞琬（俞琰）撰《席上腐谈》：“蚯蚓一名曲蟾，善长吟于地下，江东人谓之歌女。”说明蚯蚓、蚰蟾是同时被使用的。这两个名字的源出，也颇有相似的解释。说蚯蚓，“因爬行时，先向后伸，垛起一丘再向前行，所以得名。”而蚰蟾则是“乍逶迤而蟠曲，或宛转而蛇行；任性行止，击物便曲。”皆与其身形有关。

据说，我国很多方言都拿蚯蚓叫蚰蟾，如：浙江、山东、山西、四川、贵州、河南、安徽等地。